国香无绝

——陈佩秋先生的画兰艺术

徐建融

梅雨闷湿中，期盼着秋风送爽，桂子沁馥，秋兰涵露。位于青浦白鹤镇、吴淞江畔的鹤龙美术馆近期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雅集活动，邀请新知旧雨七八人一同欣赏馆藏精品之一——陈佩秋先生的《兰馨蝶影图》。主办方要我担任讲解员，因与大家“好画共欣赏，美意相与析”，并逐一解答朋友们的提问而成此文。

问：“秋分”（陈佩秋先生的“粉丝”）是书画爱好者和收藏圈中人数不少的一个群体，“秋分”中的人大多数爱好陈老师的兰花，请问是何原因？

答：我想，这里面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文化对自然造物的审美，更倾向于植物世界的和而不同，从而有别于西方更倾向于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而在植物中，尤其是花卉多被比作美人，偶有比作君子的则弥足珍贵，如梅兰竹菊在中国绘画中便被称作“四君子”而受到格外的推重。至于美人而兼君子，似乎只有两种，即荷和兰。专讲兰花，不仅是“四君子”之一，更是“香草美人”的独一无二，甚至比荷花的美人还要美人；一如荷花虽不在“四君子”之列，却被周敦颐认作是君子的独一无二。

第二，便是陈老师的兰花画得实在好！不仅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其风格既有深厚的传统，又有鲜明的时尚。传统的画兰水平高的不少，时尚的画兰水平高的似乎还没有；既传统又时尚而且水平高超，依我之所见，陈老师应该是唯一。

第三，陈老师的其他题材画得也很好，“秋分”们同样也是十分喜爱的。但她的画风属于工整的一路，山水也好，牡丹也好，一画之成，十水五石，三矾九染，非常吃功夫。相对而言，其兰花，尤其是撇出的兰花，画起来就比较快，像这幅《兰馨蝶影图》，不算蝴蝶，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完成。所以，喜欢陈老师画的人，不好意思求她画山水、牡丹，大多求她画兰花，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而并不是说她的兰花画得特别好、特别受欢迎，其他题材的好和受欢迎程度就不如兰花。

问：陈老师画兰的风格、技法有何独创的特色？

答：李仲宾说画竹有两大风格，其一为“画竹”即写生的竹，一般用双勾填色；其二为“墨竹”即写意的竹，一般用水墨撇出。画兰亦然，陈老师的画兰便属于“画兰”，也即写生之兰，讲究以形写神、物我交融；郑板桥的画兰属于“墨兰”，也即写意之兰，讲究遗形取神、借物写我。画兰多为双勾，如宋人、仇英等；墨兰多为撇出，但偶然也有双勾的，如金农、罗聘等。

陈老师的画兰，五六十年代时学宋人，多用双勾法写生。为了画好兰花，她不仅去植物园写生，还亲自动手在家莳养兰花。她仔细研究兰花的物理、物性，对不同的品种、叶态、花形，包括花瓣、鼻唇、梅瓣、荷瓣、奇花、蝶变、飞肩、落肩……的结构，都有认真的观察，达到无微不至，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剪裁，以完成艺术形象的创造。至今还可见到她当时所作的几幅徽州墨兰，不仅形神兼备，而且笔精墨妙、色彩清新，真似有沁香满纸。

70年代时，不限于兰花，陈老师开始致力于学习徐渭、八大的写意画法，多用点丸、撇出法。当时有一位画家见她在撇兰竹，便对她说，兰竹以郑板桥画得最好，你为什么不学他呢？陈老师笑笑而已，后来对我说：“郑板桥和扬州八怪的画，格调不高的。”与此同时，她还用大力气学习张旭、怀素的狂草，以提升撇出时的笔墨功力。但她用点丸法、撇出法所表现的，并不是不求形似的写意，而仍然是写生，使写生的兰花在艺术性的表现上比双勾更自然潇洒、飘逸灵动。

这一撇出的写生兰花，至80年代以后达到大成，有时还在撇出的基础上略作线条的勾勒提醒，使撇和勾的两种画法，由本来的河井不犯达到水乳交融，其画兰的艺术就更臻于高超的境界了。70年代末以后，陈老师常去北京画宾馆布置画，她的画兰进一步引起同行画家们的广泛的惊艳。

问：白蕉有“兰王”之称，能否结合白蕉先生的兰花对陈老师的兰花作一对比的赏析？

答：白蕉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书法之余在墨兰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属于郑板桥一路的文人写意的风格，二者都是以书入画，以书法为画法。但他与郑板桥又有不同，郑板桥是以六分半书（近于碑学）入画，他是以“二王”（帖学）入画，所以他的审美取向不是怪异而是雅正。其次，郑板桥是不求形似而尚笔墨，他是以形写神而尚笔墨。当时还有一位女画家鲁藻，也是这一路画法，被称为“兰后”。

但我的看法，文人写意的墨兰还是以唐云先生为最佳。白蕉、唐云对文人墨兰的贡献，在以写意而向写生靠拢，正像陈老师的画兰，其成功在以写生而向写意靠拢。所以，艺术上的成功，不同的风格、技法，拉开距离而各尽极致可，互相融合而互为取鉴亦可。

问：画面上题诗“细叶舒冷翠，贞葩结青阳”是什么意思？

答：题诗是元代道士马臻《移兰》五言古诗中的两句。马臻是全真教的一位道士，当时蒙古族的统治者非常看重全真教，丘处机还被邀随忽必烈西征，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便讲到过这一段史实。马臻也曾被征召到朝廷中，后来觉得不适应便告辞还山了。这首《移兰》诗讲的是，兰花本来长在深山中，却被移植到桃李园，虽荣华富贵、春风得意，但从此却“开花无清香”了。所以，我又把它移到了岩壑之中，种在松竹旁边，回归到它应该的生态环境，于是“细叶舒冷翠，贞葩结青阳”，才恢复了它的本质之美。再回头去看那些“争芬芳”的荼蘼、桃李花，却都已经凋残“零落”了。所写的，显然是马臻自己的经历和志向。

但陈老师此画却只取诗中的两句而不涉其余。这与谢稚柳先生爱林和靖梅花诗的清新自然，而不喜其“梅妻鹤子”的乖僻，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既需要洁身自好的操守，但也要有关心世事的热情。

问：陈老师的名字、斋号大多与兰花有关，是这样的吗？

答：确实是这样的。如“佩秋”，出于《离骚》的“纫秋兰以为佩”。“健碧”，出于杨万里的咏兰诗：“健碧缤缤叶，斑红浅浅芳。”意谓自己甘做陪衬红花的绿叶。还有一个斋号“高花阁”，出于李商隐的“高花”诗。但李诗写的并非兰花，陈老师却把它与兰花的物态联系了起来。兰花有一茎一朵的，也有一茎数朵的，像徽州墨兰，一茎在九朵左右。陈老师以自己养兰的观察所得，知道最下面的最早开，最上面的最晚开。一般第三至第六朵开放之际，吸引的观赏者最多；到最上面的花开放时，几乎就没有人再来观赏了。其用意当然还是谦逊谦让。

问：这幅画的兰花和蝴蝶并不是同时画的（兰未署年款，应在八九十年代，蝶补于2005年），这种情况在绘画史上多不多？

答：一个画家，在自己之前的作品上再作添补、润色的情况，自古至今当然是有的，目的在使之更完美。像倪云林的《渔庄秋霁图》轴，系倪氏于“乙未岁”（1355）写于王云浦渔庄，18年后再次见到此画，便在画面中部的湖心处补题了一首五律并说明缘起。但这类情况并不是太多。目前所知，就我所见，陈老师的作品中，这类情况相对而言是比较多的。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老师这一代画家，对于书画爱好者的求索大多是有求必应以成人之美的，即所谓“应酬画”。而且，这类作品在题材上以兰竹、花卉为多。

其次，90年代初艺术品市场重新崛起，经过七八年的历练，在世纪之交前后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市场意识：一件花卉题材的作品，其价格的高低决定于画面上有没有“活货”（指禽鸟、草虫）以及“活货”的多少。于是，早先大量流散于社会上的名家兰竹、花卉画，便被藏家请求名家本人，在名家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则请求与该名家关系相熟或风格相近的另一名家，在其上添补“活货”，庶几使作品大幅升值。

当然，这也要看此画的作者在“彼一时”变成“此一时”的情况下是否还愿意有求必应；即便愿意，还要看此画的风格是否适合添补；即使适合，还要看作者是否有这方面的擅长。而陈老师，恰恰是这三方面条件的兼备者，所以，其早年的兰竹、花卉作品上，后期的补笔之多，不仅在同时代的名家中，即在整个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她不仅为自己的作品补笔，还常为谢老的作品补笔。而且，经过补笔之后的作品，比之未补笔之前，在艺术上往往焕然一新，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问：在诗堂上，陈老师又题了“兰有幽香，蝶有霓裳”两句，对欣赏此画又有何帮助？

答：帮助太大了！《猗兰操》是古琴谱中的一支名曲，其中讲到孔子以“兰为王者香”；《霓裳舞》则是大唐盛世的宫廷乐舞，这里以蝴蝶的翅膀喻舞动的霓裳。兰馨蝶影相掩映，清操和雍容，既清真雅正，又光辉充实。这就使高山流水涵有了黄钟大吕的堂皇，又使黄钟大吕内蕴了高山流水的幽清。

画面上，两丛兰花一左一右，顾盼呼应。长条披拂，交错穿插，偃扬俯仰，转侧翻覆，恍若“吴带当风”，历乱又有序。杂端庄于流丽、寓刚健于婀娜的长袖善舞，既是兰叶，又是提按顿挫、枯湿浓淡、粗细曲折、轻重疾徐的笔墨，组合为疏密聚散的构成。花茎三枝，每枝上十来朵不等地已放欲绽在泫露凝光中，巧笑浅颦，含羞带娇，高花尤怜。点与线、墨与色的和谐交响，“茎身朵脸叶衣裳，妙曼轻盈浅玉光；我有琴心听不得，谷风习习自生香”，本已称得上是一曲无声而有形的《猗兰操》，只是近于素面的淡妆而已。而添加了两只蝴蝶，一飞一栖，彩影惊艳，便仿佛在原先素妆的舞队中穿梭无定地点缀了两只霓裳翩翩的精灵。这，在传统的画兰艺术中，无论是写生还是写意，都是不曾见过的。其实质，正是传统画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天机无穷出清新。

补记：

文章刚完稿，惊闻陈老师于今晨突然去世的噩耗，不胜震悼！“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屈原《九歌·礼魂》），“无绝”是陈老师爱用的一方闲章。人生有涯，艺术无绝，国香永流传！霏霏梅雨江南暗，谨以此文祭斯文。

2020年6月26日

兰馨蝶影图（国画） 陈佩秋

陈佩秋画兰

春天里的一场微信雅集

谷曙光

去年以来，因为友人的敦请，我在原本承担的课程之外，还给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本科生开设“人文涵育与中文写作”课，学生人数竟达300+。春节后，我正发愁疫情影响下的数百人的大课如何“发落”，贴心的助教很快就帮我建了微信群。我突然间变成了一个300+的大群的群主，对我而言，这是从来没有的稀奇事。

因要处理一些琐事，4月开始我偶尔会去学校。三个月后再返校园，真有“重过阊门万事非”之感。人民大学的中关村校园虽然不大，却颇为雅致。经过数十年的精心经营，校园植被丰富多样，一年四季花事不断。春夏桃红柳绿，秋冬满园苍翠。那些湛然可爱的花花草草的绽放和凋零，是在寓意着生命的蓬勃与哀愁么？校园的西北，有个牡丹园。往年4月，当姚黄魏紫次第开放，从早到晚，看花人攘来熙往，门庭若市。我经过时，每嫌人多而闹。今年4月再过，却是“这里的鲜花静悄悄”，牡丹依然娇艳，园子空寂无人矣。“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一下就上了心头。

展眼又到5月，那首脍炙人口的歌——《五月的鲜花》，对于北京最合适不过了。二十年的居京经历，让我觉得5月真正是北京花儿最好的时候。牡丹虽然早谢了，可又迎来了盛绽的月季。校园的月季就大有可观，我经过时，不禁驻足凝望。那月季开得既浓且艳，娇红旖旎，竟成了花海，一时令我目眩神迷……看着看着，竟无端起了惆怅，这花儿，为谁风露立校园？岂不似空谷佳人，怀抱幽独？一句杜诗，猛然萦绕心头。我用手机随意拍了几张“月季怒放图”，吟着“清入骨”的杜诗，踽踽独行，怅然若失地离开了校园。

晚上略有闲暇，想着学生都没有返校，看不到今年校园的鲜花了，于是就把“月季怒放图”发到三百余人的微信群里。马上就有了反应，一位同学惋惜道：“又是错过的鲜花”！而我灵机一动，又想到了那句杜诗——这不是现成的诗谜么？何不让同学们在群里猜谜，就以“月季怒放图”打一句杜诗？转眼间，300+的群里热闹非凡，彩笺纷飞。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春花不愁不烂漫”；“落花时节又逢君”；“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稠花乱蕊畏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一时各种答案纷至沓来，犹如乱花迷眼！

有的同学一本正经地谈了思路，说先应确定这是什么花，“毕竟有的品种不对”，如“‘可爱深红爱浅红’形容的是桃花，就不合适”。我暗想，此位同学真可爱，这是《走近科学》么？还是要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对待猜诗谜呢？

为了“添把柴”，我又玩笑，答对者，期末考虑加分。刹那间群里气氛更热烈了，人头攒动，消息喧阗。看到不少同学只是猜花好月圆、姹紫嫣红式的诗句，我又提示：“看到校园的鲜花如此娇艳，老师心里反觉稍稍凄凉。”

这一下又打开了同学们的思路，很多人开始猜带有忧伤意味的杜诗了。什么“残花烂熳开何益”；“花近高楼伤客心”；“不是爱花即肯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这猜诗谜倒有点像行飞花令了，大家把杜诗中带花的诗句找了个遍。群里急管繁弦，笙歌鼎沸，令人目不暇给，但我心目中的那句杜诗一直未出现。我不免暗忖，诗谜设计是否贴切？正当奋力“刷屏”时，突然瞥见一段新发言：“提供一个新思路……‘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我兴奋极了，因为这就是我触景思及的那句杜诗啊！但此时我不动声色，并不急于揭晓答案。

同学们的兴致如此之高，二十多分钟转瞬过去。我宣布到10点30分结束游戏。仅剩的几分钟，大家诗兴不减，依然踊跃。有人新提“犹残数行泪，忍对百花丛”，又言“感觉过于哀伤了”。有的提“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并调侃“诗盲翻开诗集，正好是这一句，有缘，就它了”。有的认为“蓬门今始为君开”不合适，因为“我们还没返校呀”！

到底是商学院的学生，有一位戏谑：“我们要不要NLP一下，词云图，词频分析，然后建立模型分析预测一下……”作为人文学科的教师，我既懵且愧，居然不懂NLP！百度了才知道是“自然语言处理”，属人工智能（AI）的子领域。

微信群里谈诗论雅，好不热闹！各种奇思妙想和辩难究诘，应接不暇，更有许多风趣的表情图和俏皮话，红楼大观园的诗词夜宴也没这么热烈吧！不经意间，时间到了。同学们意犹未尽，还在纷纷感叹：“欢快的猜谜之夜”；“太难了，罢了罢了”；“华山论剑，逐渐疯魔”；“猜对了是有共鸣，猜错了就是涨知识”；“我看着挺乐的，不过老师觉得愁”；“也许标准答案不存在，只有参考答案吧，因为文学和艺术能够打动我们就是因为解读不一啊”……

我十指并用，急速浏览留言，不时会心微笑；与此同时还得搜肠刮肚，盘算着如何总结这场诗谜盛宴。那个忙乱劲儿，又可制一句杜诗谜语了——“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顷刻间，“漫卷诗书喜欲狂”，编就总结陈词：

同学们！老师非常感动！那么短的时间，参与的同学上百人，答案六七十种，我好开心！同学们因为疫情的缘故，不能返校，学校的鲜花肯定看不到了，我姑且发照片给大家看看吧。美丽的校园依然在那里等着大家啊！原本年年有人赏花的，今年花儿分外妖娆，可是，赏花的人在哪里呢？这不是“寂寞开无主”么？我的心里不禁有点淡淡的哀愁了。也是灵机一动，就想到杜甫《哀江头》里的一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就是我心中的答案。我设计的，并非简单的字谜、物谜，或可说是一种会意隐射吧。其实正如有的同学所言，并没有标准答案。猜“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的就很赞，因为‘细柳新蒲为谁绿’么？花虽不合，意思倒贴切。猜‘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也好，寄寓了一种久别重逢的美好愿望。”

同学们还在热火朝天地聊着，感慨着，激动着……

“这么多天没怎么跟人说过话，一下大家都‘炸’出来了，终于有人唠嗑了。”

“天天对着电脑，太无聊了。”

“流觞曲水，列坐其次。”——马上有人纠正：“现实中明明是××奶茶，列坐其次。”

另有深情的同学表示：“想北京了，不说了，要落泪了。”

“真想念北京呀！想念烤冷面了，我们这边没有。”

一场半小时的微信诗谜雅集虽已落幕，却余音袅袅，回味悠长。我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同学们的可爱。古人说“雅集可以洗心尘”，信然！由此杜诗谜语，我亦颇感欣慰，人大商学院同学们的古诗词素养还是可圈可点的。更重要的是，师生们由鲜花、诗歌，而畅叙幽情，领悟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美好！

我又思及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今晚是多么美妙的良夜！只不过与同学们是网上相逢。好期待来年带着同学们在校园赏花，或者，干脆就把课堂搬到花园，在鲜花丛中讲诗！这一天，应该不会很遥远了吧。

笔会 谈艺录